

高聲：屋邨的童年

成長中的傷痛在高聲的畫筆下，呈現為一種荒誕和喜感。就像看周星馳電影裡那個永遠的倒霉蛋，我們大笑不是因為他們受盡霸凌，而是在這之後仍能夠異想天開。在想像裡，我們看到了讓人振奮的力量和勇氣，也讓我們對生活裡習以為常的暴力產生警惕。

「作品除了自嘲，還想探討生育與教養的問題。」今年只有26歲的高聲對記者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高聲是去年新鴻基與香港三聯書店合辦的第三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獲獎作家之一。他的首部個人作品、漫畫故事《富中作樂》，按照比賽的計劃，最終由三聯書店為其出版，並在今年香港書展上和讀者見面。眼下第四屆「創作比賽」仍在作品徵集階段，我們請他分享他的創作體驗，希望能給更多懷揣作家夢的年輕人以啟發。

其實想出家，是高聲開始工作後才有的夢想。他喜歡畫漫畫，小時候一度迷戀日本漫畫《龍珠》，曾用了幾年時間，好像當年的達文西畫蛋練功，他也只畫其中同一個人物的同一個姿勢，直到畫得滿意為止。高聲在白英奇專業學校修讀平面设计，有一次的功課，是要大家用不同媒體形式，表達自己對某個地方的感情，高聲就想起了只住過幾年的華富邨。華富邨是香港政府在上世紀60年代興建的大型廉價住宅區，令它出名的，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發生在那裡的奇異故事。但對他個人來說，那裡是一個離異家庭的小孩暫時停靠的地方。「開始畫這個屋邨，只是把它當成集體回憶，每一幅都有一個主題。」他畫屋邨的紋身佬、阿姐阿婆，還有他自己，一個個卻都有著機械人的模樣，「其實住屋邨的人外表好像好惡，內裡可能很溫情，外冷內熱。而機械人也是我小時候畫的自畫像。」

而母親對他小時候的暴力行為，則成為他拿來自嘲，並作為華富邨生活的花絮點綴。他的黑白人物線條誇張又滑稽，在母親的拳腳相加下，他對每樣最愛的零食、玩具記憶猶新，因為那全是他遭打的「罪魁禍首」。沒有常見的憤怒和申訴，那個常常經受肉體和精神傷害的小男孩，只是本能的對生命、對生存的意義產生困惑。

童年陰影和創作

當初稿被「創作比賽」的組委會接納後，漫畫家黃照達與電影導演關錦鵬成了他的導師。「我的原稿很分散，也不懂講故事的節奏，或者在哪裡是透氣位，他們給了我很多建議，也讓我講多一些我對父母離婚的看法。」



《富中作樂》裡，他用一種誇張的筆法畫下了母親對他的虐打，但很快，他就專注在對零食、對玩具、對被寄養在婆婆家的陌生環境的探索中。黑色的苦澀中，也有讓人忍俊不禁的點滴快樂。比如他為了在家度過沒有冷氣的酷熱夏天，竟然想出把頭伸進冰箱降溫的頑皮點子。比如，他會記得父親在他生日的那天早上，悄悄塞在他床邊的變形金剛。還有他對把他從屋邨小流氓手中解救出來的「英雄」小哥哥的感謝。

但高聲在內心裡，根本無法原諒父母的疏忽和過失，並對生養小孩的目的產生疑問。「我後來長大，進學校念設計，一路也遇上很多不開心的時



私人空間



刻，我就會思考原因，但推到最終極還是會賴父母。不然，我的性格可能會開朗一些，表達能力也可能會更好一些。」他找女朋友，也最先被對方的燦爛笑容吸引。

真正開始畫自己的作品，對他是一種享受。雖然為了全身心投入，他乾脆辭掉了工作。那時他已搬到伯父家，伯父也是住公屋，雖然他只能睡在客廳，還是覺得環境比以前好。從早上8點畫到晚上6點，猶如一個正常上班的返工族。「這樣有規律的日子只持續了2、3個星期，接下來便是畫到每天早上6點才睡覺。」

「但畫畫不用想事情，就變得開心些。」高聲說，「也感覺自己好像變成有用的人。因為我除了畫畫，其他好像什麼也不會。」

《富中作樂》出版後，給高聲的生

活也帶了些積極的影響，「多了人給我機會，朋友向老闆推薦我時，也有了證明。但最重要是，我終於出了人生第一本書，也對得住自己。」

現在高聲重新恢復了正職，仍然和設計有關。接下來的創作，他已有不少題目。他還是喜歡超級英雄的故事，在和漫畫家小克的哲學討論後，也引發他用漫畫對外太空、對生命存在的討論。「我在完成第一本書期間的經歷，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題材。」高聲笑着說。

第一本書的出版，就是一個創作生命的啟程。

第四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現延至11月16日(星期五)截止報名，各位熱愛創作的朋友，請把握參賽機會，從速報名！

N城記：上海/北京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東京散步》

「法式幽默」調侃東京浮世繪

「據說東京是世界上最醜的城市中最美的一座。」在一本類似東京旅行指南的書籍中，出現這樣的開場白，着實有些另類。不過，法國小帥哥弗洛朗·夏福埃決意將這樣的「法式幽默」進行到底，顯然，很少有旅行指南會把警察局作為每一個章節的「標配」，甚至將它的象徵意義等同於法國藝術家心目中的一戰陣亡戰士紀念碑。夏福埃的神筆脫去了東京時尚、摩登的外衣，展現出這個城市淳樸清新、荒誕不經和令人捧腹的一面。這是常人眼中不一樣的東京，卻的確的確是東京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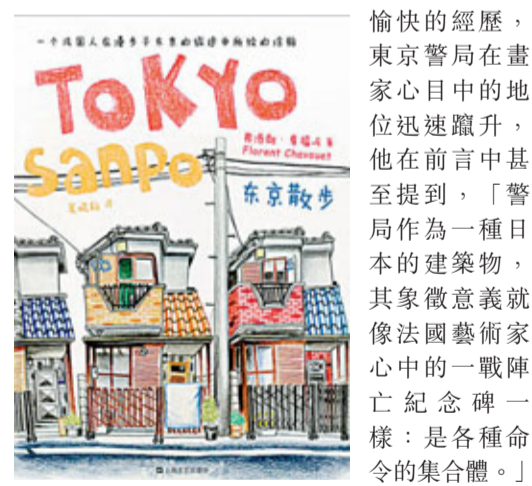
《東京散步》是年輕的法國畫家夏福埃，漫步於東京旅途中所繪的塗鴉。幾年前，由於女友克萊爾前往東京參加總公司培訓，夏福埃也隨之遠赴異鄉。作為「無業遊民」，夏福埃有大把時間可供揮霍。於是，他從廢棄的停車場裡撿了一輛主婦型自行車，騎着它穿梭於東京的大街小巷。準確的說，這不是一部遊記，也不是一部探險記，而是個性畫家用彩色畫筆勾勒的東京浮世繪。在六個月的旅行中，夏福埃通過細膩而充滿童趣的觀察，呈現出這座繁華都市在傳統與現代文化衝擊下的獨特人文風情。作者本人亦憑借此書獲得2009年法國國際地理節托勒密獎。

「法式幽默」帶着小國小民式的自嘲，與法國人聚在一起，很少有人以大國富人的傲慢態度自居，相反他們常常嘲笑自己國家小，有如生活在椰子裡。如此便不難理解，法國人夏福埃居然畫出了東京浪漫的鄉土氣息。特別是貫穿全書的東京「社會學典型」總結，真是細緻入微，讓人不得不佩服畫家敏銳的觀察力。

例如，在夏福埃的畫筆下，「東京正經上班族」的特徵是：「他流着大滴的汗水」、「襯衫是媽媽幫着燙好的」、「褲子提到腰以上很高的位置」、「公文包」、「經常在EXCEL裡搜尋資料」；「酷酷的上班族」的特徵是：「雖然頭髮稀疏但是外表還是顯得相對年輕」、「沒有戴領帶」、「夏季休閒襯衫」、「在星巴克咖啡廳裡抽煙」、「他說着美式英語（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註：原文語法錯誤）」、「在網絡上搜索信息」、「籐編挎包」、「裸露在外的皮膚略顯古銅色」。而「正經上班族」與「酷酷的上班族」的共同特點則是「一樣穿着上海產的意大利皮鞋。」

夏福埃拿東京開着善意的玩笑，也自嘲地記下自己旅居東京時的種種糗事。對來自古老石頭城鎮的歐洲人夏福埃而言，東京無疑是琳瑯滿目的花花世界。在六個月的東京生活中，夏福埃盡其所能理解他所不理解的東西，其中包括收集水果標籤的那股狂熱，因為他「不明白上面的字是什麼意思」。至於東京水果的高價，則令夏福埃震驚，其中超過2000日元的芒果，在他看來，「真是太可笑了！」

書中的每一個章節都畫到警局，夏福埃坦言，這是非常個人化的選擇。他認為，警局可以展示更新、更典型的社會浮世繪，是東京風貌的最佳詮釋。在東京，夏福埃因被誤會偷竊自行車而淪落警局，此事令他對東京警察缺乏好感，「日本的警察基本上都是這樣煩人的動物，他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截停一個外國人上。」是次不



愉快的經歷，東京警局在畫家心目中的地位迅速躍升，他在前言中甚至提到，「警局作為一種日本的建築物，其象徵意義就像法國藝術家心中的一戰陣亡紀念碑一樣：是各種命令的集合體。」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網絡版) 1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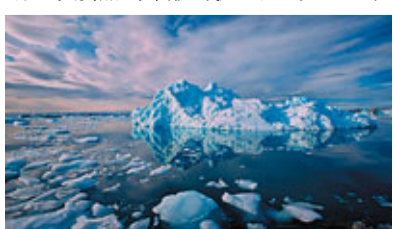
現代文學領域總是視文字簡潔為一種美德。那些新晉作家也常因為用語謹慎、克制而獲得專業讚賞。那些充滿感性的形容詞以及過多的描述，如果不是作者為了摻水，也會被人認為是作者太自戀或者刻意而為。不過有意思的是，有些文學大師也認為，過往那些最受歡迎的文學作品恰好就有今日文壇所不屑的特質。比如，有人就對作家



Christina Stead生動的描寫功力讚嘆不已，還有人對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將用精緻的語言再現簡單的場景能力印象深刻。當然，文學大師們對於泛濫的描述也有戒備。因為很容易因此令作品過長而流失讀者。

The Guardian 《衛報》 18/10:

大部分的科學家以及不少國家領導人都承認全球氣候變遷的事實，但這個議題至今還未受到小說家的認真對待甚至關注。這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為在過往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中，比如女權運動、消除種族歧視以及環保運動等，都有不少小說家特定探討，甚者指出解決辦法。因此，儘管也有一部分作家開始觸碰全球升溫這一話題，卻鮮有人真正願意將之作為創作的主题。有意思的是，兒童文學領域卻是一個例外。已經有很多青少年讀本，比如Saci Lloyd的The Carbon Diaries，就是直接呼籲要改變人類起居的習慣。但在成年人的文學讀品對氣候議題的空缺，也表明社會並沒有有一個成熟的處理。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 15/10:

很多文學愛好者未必熟悉Lynn Vincent這個名字，但原來她的文學作品已經賣出超過1千萬本。之所以她的名字未被人所認知，是因為她是一個「槍手」作家，從而其書常常被冠以他人的名字。Vincent為各種各樣的人寫過書，包括美國前副總統候選人Sarah Palin，以及聖歌音樂明星Michael English。但Vincent最出名的作品是小說Same Kind of Different as Me，講述的是一位罪犯在位基督徒的幫助下，生活出現改變的故事。此外，她也正在寫她個人的傳記。Vincent的童年非常不幸，她的母親很早離婚，母親帶著孩子常常搬家，讓Vincent沒有安全感。後來她加入了海軍並成為基督徒後才尋找到內心平靜，以及她的真愛：寫作。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13/10:

當今，世界各地的聯繫愈來愈緊密，使得政府政策的制定人也在努力思考和處理網絡效應對決策的影響。金融危機之所以導致如今的現狀，也有一部分要歸咎於政府處理網絡力量的失敗。英國經濟學家Paul Ormerod最近出版了新書Positive Linking: How Networks Can Revolutionise the World，在書中他指出，未來的信息科技與全球化帶來的人文研究，兩者相結合，可能會讓政府更難做。他還討論，在理解網絡的影響時，會面臨一個挑戰，那就是如何理解不同網絡媒體傳播的不同特性。比如，在尺度自由的網絡環境，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其實很少，使得所謂的強大輿論只由所謂的「小眾」所代替。

